

# 三江源的一片草

王海滨

索南达杰保护站,是三江源国家公园在可可西里保护区建立的第一个保护站,以为保护藏羚羊、一人同18名盗猎者枪战而英勇牺牲的索南达杰命名。这个地方的平均海拔为4479米。一到站上,我们同行的几人就都出现了胸闷气短头疼欲裂的状况,寸步难移。

陪同我们来的景淑媛先是熟练地拿来了氧气瓶,接着又去其他房间拿来了毯子,同时还给我们每个人都倒上了一杯热热的酥油茶。之所以对保护站如此熟悉,是因为她每个月至少要来站上三四次,最多的时候是一周来了五次。保护站的供给全部来自200多公里外的格尔木,队员们要轮流当厨师做饭,他们对水的珍惜超乎想象。他们每十五天更换一次岗,这期间都无法洗澡。

我们问景淑媛:“在站上适应吗?”她笑道:“当然。我做的饭菜大家都喜欢。”

“那怎么洗漱呢?”“随便抹一把就行了。”

景淑媛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生态展览陈列中心的一名普通汉族干部,身材高挑,略显瘦削,爱笑,一路上都笑声朗朗。同来的北京朋友说,景淑媛如果生活在大都市一定皮肤白皙,因为她总在外奔波,所以现在看上去肤色和藏民无异。

从格尔木出发,经过可可西里和曲麻莱,再到治多、杂多,一直到玉树,每一个保护站的工作人员都和她很熟悉,一见面就直呼她大美女。沿途的一些民族特色的饮

食,我们有些不适应,她却全能接受,大快朵颐,吃得津津有味,而且熟悉每一道菜的制作手法和流程。每到景色优美的地方,她都要拍照,她对那些美景的狂热甚至远超我们。在杂多县外的一个山口,她匍匐在草甸上,给一株蓝色的花朵拍照。在治多县的草甸上,一个迎面奔跑的藏族小男孩被她抓拍成功,那孩子笑得像蓝天白云一样清爽自然。一路上,她告诉我们鼠兔和云雀是好朋友,还告诉我们旱獭喝最干净的水、吃最嫩的草。在治多县城外的草甸上,她带着我们去采蘑菇,让我们认识了一种青海特有的黄蘑菇。

景淑媛的丈夫在孩子三岁的时候去海西自治州挂职,夫妻两地分居,平时都是景淑媛一个人带孩子,每次外出,儿子只好托付给老人照看。一路上,像景淑媛这样夫妻分居两地的情况不是个例,长江源区国家公园曲麻莱管理处综合部部长马元庆、可可西里管理处宣教科普通科员王宝云等都是夫妻分居两地。索南达杰保护站的西然永平更是和妻子孩子分居三地,只有在重大节假日的时候,才能一家团聚。景淑媛说,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夫妻长相厮守是一种奢望。

澜沧江国家公园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执法部门局的王一兵,是一位来自湖南的小伙子,2013年底参加青海青南计划招考入职杂多县,10多年来,他扎根在澜沧江边,兢兢业业。妻子不满足他的工作现状,希望他变换工作,但是他却百般不舍,最终和妻子离婚。他说,自己已经适应了这片土地,喜欢上了三

江源的生活,以后也不打算离开。

三江源如何在保护的基础上实现部分领域的科学开发?如何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杂多县的尼尕局长。这位从村支书一路走来的藏族汉子,为此长期处于一种焦虑状态。一见到我们,他就真诚地和我们讨论。他也曾去其他国家公园实地考察,还让读大学的儿子通过网络查看国外国家公园的管理经验。儿子大学毕业后,在他的要求下又回到了杂多,因为他觉得自己老了,而脚下这片土地却正年轻。他认为儿子有了知识,就应该回来为这片土地效力,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会为这片土地注入新鲜的血液。

陪同我们去昂赛的西然是杂多管理处的员工。一路上,他如数家珍地给我们介绍道路两旁的植被和动物。说到盘山路的狭窄和简陋,他马上肯定地说路不可以再拓宽。每拓宽一寸,都会破坏两侧的树木,要知道那些松柏有着千年的树龄。他说,的确也希望这里的美景能被世人熟知,能为当地带来经济效益,但是如果和生态环境相比,宁可不要经济效益。他说得非常平静,非常中肯。

雪豹是三江源的稀有物种。曲麻莱县红旗村的十多位藏民自发成立了一支雪豹观察队,自掏腰包购买了拍摄器材和观察设备,定期到周边山上去巡视,并认真记录雪豹的行踪。

我们问:“为什么做这些事?”

他们的队长是一位地道的康巴汉子,身材魁梧,人高马大,一脸不解地说:“没有为什么,这些动物是上天送来的礼物,不就应该被

保护吗?”

在无人区的可可西里,很多藏民会自发地沿着道路去捡拾垃圾,然后自己花费几百元的车费,把垃圾送到清运点。为了制止游客乱扔垃圾的行为,几乎三江源每个保护站的员工都遭到过嘲讽,但看到不文明的行为,他们还是会走上前去……

很多年前我看一部老电影,叫《昆仑山上的一棵草》,讲的是一位大学生刚刚来到高原工作,经受不住高原反应的折磨,产生了回家的念头,却在昆仑山口的一个宿食站上遇到了同样来自内地的女主人惠嫂。惠嫂给大学生讲述了昆仑草的典故,这种草虽然渺小却经得起雨雪冰霜,在高山屹立不倒。那些前来建设大西北的工人们,包括她的丈夫,都愿意做昆仑山上的一棵草,为这片神奇的土地奉献力量。当初,惠嫂也遇到了和大学生一样的情形,正是昆仑草的故事激励了她,才让她扎根在了大西北。这位大学生后来也立志要成为昆仑山上的一棵草……

这次三江源的采风,我非常幸运地认识了那么多的“草”。他们平凡却坚韧,普通却不可小觑,对那片土地的热爱如此赤诚。

我知道,还有很多很多“草”长在那片土地之上。正因为他们的存在,这片神秘古老的土地既坚守着洁净,又书写着现代的华章。

治多县县城外高高地竖立着一块宣传牌,上面写着:“为了江清水向东流。”

我问同行的治多管理处的仁增多杰:“这是口号吗?”

仁增多杰简单地一笑,说:“不是口号吧,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 秋天来了

王佳莹

夏天又在梦里,打了个哈欠  
就被秋天  
派来的步子,一脚给揣醒了

热浪的屁股,想多坐一个时辰  
雨不答应了  
一场接一场,进行着打扫

秋风开始忘形,手握着凉意  
见谁都想吹  
蝉藏起嗓门,不敢发出声

果实用点头的方式,自行称重  
拿出的肚子  
和失去章法的阳光,练习拥抱

## 人逢八十说感怀

项友炜

匆匆岁月不由人,不知不觉间,我已迈入八十岁的门槛。

人逢八十,我知足快乐。

我出生在战争年代,成长在新中国,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奋进,有幸见证了很多伟大的历史时刻。再看看自己的家庭,祖孙三代,身体健康,和睦相处。我是幸运者,又是幸福人。

我常与晨练的同龄人一起闲聊,并一起探讨睡眠欠佳的问题。深入了解后,我发现有些的确是因为心理疾病,而有些则是“自杀”的。我曾好言相劝:如今太平盛世,我们衣食无忧,享受美好生活都来不及,哪有闲时去七想八想?套用“无欲则刚”成语,无欲则“香”(不乱想睡得香)。

人逢八十,我激情尚存。

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总把激情与年轻人画等号。诚然,每个人都会老去,但不要以为世界从此与自己无关。

其实,八十老人也有激情。我对生活仍然珍重,对梦想保持向往。阳光常照,心灵才不会干涸荒芜,激情也会源源不断地涌流出来。

人逢八十,我倍觉清醒。

耄耋之年,自然会想到“夕阳西下近黄昏”“生老病死终须有”。我想,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任何人都不能回避。我们来到人间,从地球上转了一圈终将回到原点。

人过八十,要做清醒的明白人。有话就大胆说出来,有爱要大胆表达,有债务的尽早解决掉,需要给子女交代的事要早做交代,需要办家庭财产分割的,尽早办理公证手续……如此,终生无悔。

我已八十,心态依然年轻!我虽知足常乐,也会反省自己,深感自己知识不足、跟不上时代。“学而不已,阖棺乃止”,“活到老,学到老”,我学习电脑写作、支付宝购物、网上理财……如此,我觉得充实多啦!



长江源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不仅鱼类等水生物种数量明显增加,得益于政府和民间力量守护,以及一些牧民放下牧鞭成为生态管护员,雪豹、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等珍稀野生动物同样明显增加。图为长江源区奔跑的藏野驴。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摄

## 奔跑的藏野驴

王太生

## 古树月令

这棵树,是在一个叫桑湾的古村里看到的,在老房子旁边。八十多岁的老者说,他小时候就有这棵树了,爷爷的爷爷所栽。每年这时候,结青色的皂荚,到秋冬皂荚渐渐变老,摘下晒干变成黑褐色。老者从屋里捧出一大捧皂荚送我,说拿回去洗小孩衣裳用,气温温和,不伤皮肤,不伤手。

六月,青桐如隐者。

青桐树,杆挺且直,皮青绿光滑,藏于小山土丘藤萝杂树之间。这样的树,已经很少遇见了。古书上说,青桐木做琴犹佳。隔咫尺,望之,如闻琮琤琴音。好琴宜在山中弹,隔着林木阔叶,忽高忽远,忽隐忽现。可谓好木伴好音,好音生好木,木与琴俱佳。

七月,紫薇花,淡粉如霞。

紫薇,花姿秀雅。一团团,一簇簇。过去总觉得用“花团锦簇”来描述花,过于笼统,用在紫薇花上,却最恰当不过。

植树于民居后花园,350岁。造型优美,树干光滑洁净,宛若一棵盆景置于小院一角。有意思的是花、果并存,有白眉鸟,尾羽灵动,一颤一缩,在啄刚刚萌出的细圆种子。

八月,老桂锁深宅,香透半条街。

一株桂树,在老园子里生长了这么久,每年只有一次,将它的花香远播。桂花的香气,隔着围墙漫溢而来。细细清凉秋雨天,打一把油纸伞,踩着光亮的石板路,贴着围墙走,老桂的醇香,香透半条街。

九月,黄杨叶秀,如雀舌。

黄杨,李渔赞之“木中君子”,他在《闲情偶寄》里说,“黄杨每岁一寸,不溢分毫,至闰年反缩一寸,是天限之命也。”

我遇见的一株黄杨,150岁,在一位明代进士的旧宅里。其时老宅已辟作图书馆,我到那儿看书,每次都遇见这棵黄杨树,叶片小如雀舌。想到它年岁已有这么大,每每朝它投去注目礼。另一株黄杨,是在古镇的一个小院里。镇上的朋友带我去看,无奈大门紧锁,只能从门缝里瞧,老树早已高过墙院。

十月,柿子半熟,留几只由鸟来啄。

老柿树有繁茂的枝叶,年年结又大又圆的柿子。先是青柿子,后来变成红柿子。风劲叶落,柿树的主人摘柿子,总担心冬天的鸟儿没食吃,就留了几只半熟柿子在枝梢。

十一月,银杏仙子落凡尘。

银杏树有银杏果,澄黄、滚圆,已经熟透。一阵风吹来,银杏果扑簌簌拨开枝叶,闯出一条路,掉落在地上。这是地心的吸力,一粒熟透的果子终究是要跌入大地。银杏果有时会打在树下路人的头上、肩上、脊背上,生疼、冰凉。千年银杏树上,银杏落。

十二月,龙柏傲霜,依旧苍绿。

古树在漫长的岁月中,生长的形状千姿百态,或似斜,或匍匐,或屈扭。

170岁的龙柏,树呈45度倾斜。然而它就以这样的形态,屹立不倒。树的坚持,打动着我。一棵树,已经倾斜,生长了这么久,如果将之扳直,就不是原来的那棵树。

一年十二月,遇见十二棵古树,春花夏荫,秋果冬雪。每棵树,都是光阴的故事。



## 稻香

初秋时节,各地农民抢抓晴好天气,加紧收获、晾晒农作物。图为8月31日,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莲塘镇下马村村民在高山梯田里收割水稻。

新华社发(周秀鱼春 摄)

## 父亲的工作服

汪太伟

对于在厂矿环境中成长的我来说,工作服既是时代的记忆,也是情感的凝结。在我记忆深处,父亲的工作服总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父亲的工作服,像一座大山,沉稳而坚定。父亲的工作服,也似一道江河,清澈而润泽。

20世纪70年代,在部队受到多次嘉奖的父亲退伍后进入国有大型有色金属企业贵州铝厂热电厂工作,成为一名普通工人。父亲干的主要工种是司炉工,以三班倒轮流工作的方工负责烧锅炉供热。他准备了蓝色和灰色的两套工作服换穿。这两套工作服是他无数次走进炽热的锅炉车间的见证,也是他坚守工作岗位决心的表达。到21世纪初退休,父亲在热电厂的司炉工、打焦工、转机工和皮带工等普通岗位上任劳任怨地干了一辈子,由于表现突出,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而那两件工作服,虽然都已经打了很多补丁,但是却舍不得换新的,而是隔三岔五地把它们洗得很干净,以便能够轮换着穿。

我上初中时,有一次对父亲说:“换两件新的工作服吧!”父亲笑着说:“有感情了,舍不得换啊!”当时年少的我不仅无法理解父亲朴实的话语,甚至还觉得他保守固执。如今,父亲已经去世12个年头了,我自己也做了多年父亲,我再次重温他的话,感受到的是父亲那种乐观开朗、艰苦朴素的精神力量。记得小时候,每当父亲下班回家,我总喜欢靠近他身旁。因为他的工作服上常常散发着汗水和燃煤所释放的气体的混合味道,让我感到无比的安全和幸福。

尽管那两套工作服已经被洗得发白,但它们依旧坚韧耐用,如同我父亲那坚毅的性格。父亲总是教导我们对待生活,要像对待工作服一样,珍惜所有,艰苦朴素。父亲的工作服,不仅是家庭生活的盼头,也是家庭传承的价值观。每当厂里登记配发新的工作服,父亲总会登记最小的号,给那时正在读中学的我穿。后来上了大学,我也是喜欢穿父亲厂里发的工作服。

大学毕业以后,随着生活物资的日渐丰裕,我没有再穿父亲的工作服了。原本我一直保存着的一件我曾穿过的工服,在后来的一次搬家中也不知道如何处置了,大概是无法再见了。但记忆中那些曾经穿过的父亲的工作服的颜色、款式和味道,却还能清晰地浮现出来。

每当我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遇到困难,只要想起父亲的工作服,我就能感受到父亲作为一名普通军人和工人的力量。父亲的工作服,就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人生的道路,指引着我坚定地走向未来。

## 与报刊亭相伴的岁月

吴佳佳

昨天路过县中心广场,发现银行旁边的绿色报刊亭还在,我欣喜万分,重温了一下在报刊亭买报纸的感觉。报刊亭门面上的邮政标志还在,但守摊的大爷却不再只卖报纸、杂志,还卖饮料、汽水、小零食,生意清淡。我不禁想起那些与报刊亭相伴成长的岁月。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高中毕业,乘长途车到广州打工。我进了一家电子厂,工资虽不高,但在上班时间是8小时。业余时间看书,成了我这个书虫的首选。那时报刊亭数量并不多,买书报杂志,要跑一里地。

2000年,我辞工了,辗转从东莞来到深圳,投奔在深圳报社工作的父亲,最后在田心村一家钟表厂上班。上班时间长达12个小时,我感觉吃不消,干了一年,又辞职了。当时父亲已回到家乡。我只好自己找工作。我住在笋岗田心村。离笋岗仓库不远,有大大小小的人才招聘市场。每天我都要去人才市场逛,回来时,就在马路对面的报刊亭打电话。守摊的是一对夫妇,由于位置便利,人流量大,报刊亭里外都堆满了杂志和报纸,就连亭子窗口下摆放的长条桌上,也堆着一大叠当天的报纸和最近的期刊,还有两部红色的固定电话。我总喜欢在报刊亭旁的广告栏里找招聘信息,然后就近用报刊亭里的公用电话打,五毛钱一分钟。我也喜欢在报刊亭里买上几份报纸,站在一边浏览招聘信息。当然,我更喜欢在路过报刊亭的时候,买一份报纸或杂志带回家慢慢看。后来,我找到了工作,但跑到报刊亭买报纸的习惯却一直没有变。那时,不论公交车上、马路旁,还是公园的坐椅上,总能看见手拿一张报纸低头阅读的人。

再后来,父亲为我在家乡谋了一份工作。回来后,我才发现闭塞的家乡小县城,报刊亭遍地开花。在县中心广场等繁华地段,报刊亭几乎一百米一个。那些邮政标志的符号,和林林总总的报纸、杂志,以及报刊亭里温暖的笑容和亲切的乡音,让我这个回归的游子,感觉到一种久违的温暖和快乐。下班到步行街的报刊亭买书报,成了我每天必做的功课。守摊的老板娘一看到我,总会熟练地给我递上一份最新的杂志和当天的《江南都市报》。手拿一份报纸,在那时,是悠闲的人们的标配。

如今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自媒体的崛起,纸媒在衰退,报刊亭也在急剧减少。即便还没有撤退,也由单纯的书报摊转变成卖报纸和饮料小吃的杂货亭。人们出行,不再手握一份报纸,而是抓着一部智能手机。但我仍然怀念看报纸时光,怀念那叠油墨香,与捧在手上的温度。